

文化哲学 第一辑



Philosophy of Culture No.1

丁立群 ◇ 主编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文库

文化哲学 第一辑



Philosophy of Culture No.1

丁立群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哲学. 第一辑 / 丁立群主编.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 - 7 - 81129 - 527 - 6

I. ①文… II. ①丁… III. ①文化哲学 - 文集 IV.
①G0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8912 号

文化哲学(第一辑)

WENHUA ZHEXUE(DI-YI JI)

丁立群 主编

责任编辑 安宏涛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527 - 6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化哲学》编委会

主任 衣俊卿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立群 于文秀 王国有 孔明安 刘进田 衣俊卿
李惠斌 李鹏程 杨金海 邢 正 何 萍 邹广文
张再林 张政文 陈树林 周 凡 胡长栓 姜 华
洪晓楠 柴文华 樊志辉 霍桂桓

《文化哲学》编辑部

主编 丁立群

副主编 陈树林 王国有

成员 丁立群 陈树林 王国有 李金辉 李宝文 张 彤
周来顺 高来源 付洪泉

主办单位:中央编译局黑龙江大学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基地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序：文化哲学的双重含义

丁立群

文化哲学无疑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显学，就其影响来说，已远远不只在哲学界，而且已经在相关一些学科领域引起较大的反响，如文学、艺术、法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但对文化哲学本身的性质来说仍然存在着不同理解：一是认为，文化哲学就如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一样，从学科上来说，属于哲学的下属门类；二是认为，文化哲学属于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就此而言，它与历史上各种哲学形态处于同一层面；三是认为，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就其为一种哲学范式而言，它是各种现代哲学形态的灵魂和基本背景。

我明确反对这样一种学科定位：文化哲学是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并列的哲学下属门类。这与我们对文化的理解相关。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不是狭义的精英文化形态，如文学、艺术、宗教等。实际上，在外延上，文化的广泛意义包括所有的人类造物，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实际上就是“人化”；从内涵上，它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在此理解意义上，文

化就其外延和内涵来说可以等同于人和人类世界。以此为对象哲学思考形成的思想成果，其意义是普遍的。

我认为，文化哲学既是一种新的理解范式，也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何谓范式？范式作为哲学概念是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T. 库恩首先提出来的。在库恩的理论中，范式概念有多种规定。但一般来说，它有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一种信念；其次，它是一种科学习惯和学术传统；再次，它是由基本定律、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系统。范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供模仿的先例。从范式的内涵可以看出，严格意义上，范式主要是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并在科学中使用的，库恩正是在论述科学革命时提出了科学范式概念。然而，实践哲学家A. 麦金太尔却扩充了“范式”的应用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文化范式理论。“范式”在A. 麦金太尔那里，变成了“共同体”（T. 库恩有时也把“范式”称作“科学共同体”）或“传统”，这种文化范式在演变中，同样经历了传统的确立、传统的危机和传统的重构三阶段。但是，与T. 库恩不同的是，A. 麦金太尔强调了“共同体”或“传统”的连续性。在一个特定文化传统的危机中，该传统可以借助于另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传统构建一个新的认知构架和理论来解决危机，从而使传统继续存留下来。

哲学研究中使用范式概念并非严格地遵循T. 库恩使用的意义。毋宁说，其意义更接近A. 麦金太尔所说的“传统”或“共同体”。它主要是指一种形而上学设定，一种研究的基本背景、习惯和传统。我们说文化哲学是一种研究范式就是说文化哲学已经在形成一种哲学理解的基本背景、一种新的哲学研究传统。这种基本背景和研究传统规定了现时代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规定了问题的基本提出方式，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方式。一句话，文化哲学作为范式，是当代哲学的“问题框架”。

文化哲学之所以成为一种理解范式，是由于文化总体性已经成为人类观念中的基本经验，成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文化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分化过程，在这种分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门类。卡尔·曼海姆指出，在这种分化中，个别文化领域摆脱了对整个系统的依附，它们就试图以自给自足为目

标来构建自己,以自己的价值来组织世界,这是一种从自主化到绝对化的过程。可见,这些文化门类虽然是我们深入理解世界的直接凭借,但是,它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这里,理解方式和存在方式是一致的,法国哲学家 G. 马塞尔明确指出,人以什么方式理解和认识世界,人就以什么方式存在着。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具有一种世界观意义。换言之,在文化分化的情况下,这种存在方式也在限制着我们的眼界,遮蔽了文化的整体感。在人们的理解里,“文化”从总体的角度来说,仅仅意味着各种文化门类、文化现象的机械堆砌,是诸多文化现象的种类标志。

随着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文化的总体化倾向。在这种日益强化的文化总体化趋势中,文化本身逐渐具备了独立的内涵,而其作为组织生活的“经纬线”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迫切的经验感受,在人们的心理、意识中逐渐形成关于文化的整体经验:人们已经能够或者有条件打破原有的门类、学科的局限,感受到文化本身。这说明,文化本体的经验日益凸显,文化的总体性已由生活世界的“隐背景”凸显为生活世界的“显背景”。而这种文化的整体经验一旦形成,就将成为一切哲学形态的基本背景,成为哲学的主题:完整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由于这种世界观,卡尔·曼海姆认为,我们所有的哲学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亦将作为一种必然趋势。有西方学者断言,在全球化时代,文明的冲突将成为理解世界的主要框架。一方面,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交流和融合将打破人们身处一种特定文化形态所形成的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坚硬外壳,使人们直接经历到一种类似欧洲探险时期和殖民时期的文化经验,形成文化视域的融合,从而促成传统的创新;另一方面,全球化亦能较大幅度地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大大缩短时间的绵延、缩小空间的延展,形成一种在质上全新的时空观——这不单单是感觉形式的变化,它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存在方式。这两方面会彻底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使人们的生存方式由民族化生存方式转换为全球化生存方式。在这种新的生存方式中,世界文化这一几乎可以理解为单纯的外延性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独立的内涵,成为一种超文化形态。这已经构成了我们任何哲

学研究无法摆脱的独特背景。

我认为,文化本体经验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的形成,人的全球性生存方式的转换,构成一切思想和观念之隐隐的地平线,它是一切哲学思考不可回避的背景,我们可以在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借用 L. 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概念来表述这个背景。作为“问题框架”,这种文化背景和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着现代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和旨趣,决定着现代哲学的理论视野、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的产生是必然的,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理解范式已成为当代各种哲学形态所蕴含的潜流和底蕴。

卡尔·曼海姆所言“所有的哲学都已成为文化的哲学”,就是说文化哲学是所有现代哲学的理解范式。这应是卡尔·曼海姆预言的本质意义。

文化哲学是现代哲学的理解范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一是,作为范式理解的文化哲学应该含有作为具体形态的文化哲学之意。二是,文化哲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解范式的抽象阶段。三是,文化哲学也同一切具体的哲学形态一样,有着特殊的元哲学设定,传统哲学对象、问题的特殊的转换方式,这些足以使它成为一种具体的哲学形态。

所以,文化哲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解范式,又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文化哲学的系统研究只是这种范式、底蕴和视野的集中体现和自觉形态。

如此说来,文化哲学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作为理解范式的文化哲学和作为具体哲学形态的文化哲学,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文化哲学和狭义的文化哲学。从广泛意义上说,现代哲学的诸多形态都有着共同的文化经验和文化世界观,因而都有着共同的“问题框架”和理论基底,都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现代哲学的诸多形态亦不过是对这文化经验和生存方式,对这一新的世界观的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甚至是隐喻的反映和揭示。而从狭义上说,文化哲学的具体形态却由于集中于这种文化经验和文化背景研究,所以,它可以揭示现代哲学诸形态之基本根源和背景问题。它与现代哲学的诸形态并不矛盾,它只是更为集中地思考这种背景性的“生活世界”问题,对现代哲学的诸形态具有“源始哲学”的意义。

黑龙江大学的文化哲学及一般的文化研究有着很好的基础,今天,我们出版《文化哲学》(辑刊),力图为国内文化哲学理论研究以及以文化哲学为基础的现实问题研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平台。我们欢迎国内同道就文化哲学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目 录

文化哲学基础理论

- 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 衣俊卿 (3)
文化哲学:问题与领域 丁立群 (24)
当代文化哲学建构的中国资源 邹广文 (36)
文化哲学研究在中国:历史资源、现实发展与未来展望 洪晓楠 (51)
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文化和文化哲学 胡长栓 (61)
——文化哲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语境

西方文化哲学思想史研究

- 文化哲学范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陈树林 (73)
文化哲学的文化自觉与哲学自觉 王国有 (85)
——从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看
新康德主义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刘振怡 (97)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 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影响 于文秀 (115)

- 全球化境遇下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哲学思考 姜 华(132)
——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研究的启示
- 对抗虚无主义与寻求拯救之途 周来顺(149)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化观重构

日常生活批判与现代性研究

- 许茨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比较 张 彤(163)
现代性与中国日常思维变革 贺 苗(174)
现代性文化悖论的价值选择 孙建茵(185)
——论马尔库什的文化批判理论

中国文化现实问题研究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富裕与公正的辩证平衡 ... 刘进田(199)
论文化进步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整合 赵海峰(212)

文化哲学前沿问题

- 面向文化本身:文化哲学的“现象学转身” 李金辉(227)

文化哲学基础理论



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

衣俊卿

“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这一论题可以有多种表述,例如,“作为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的社会历史观”、“文化哲学视域中的社会历史理论”、“文化哲学范式对于构建社会历史理论的意义”、“文化哲学范式与社会历史观”,等等。提出这样的论题,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论诉求,一是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然要求:虽然文化哲学已经逐步成为被人们所关注的显学,但是,关于文化哲学的界定,特别是关于文化哲学的定位和价值,仍存在着许多模糊的和充满歧义的观点,其中我特别反对的是把文化哲学降格为一种一般地描述狭义的文化现象的部门哲学,而主张一种作为理论范式的文化哲学;二是社会历史理论或历史观自身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需求:众所周知,关于社会历史理论包括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很多争议和理论困难,需要开辟新的视野加以完善。我以为,如果能够自觉地把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将发现一种特别的理论地平线:一方面,这一结合将有助于文化哲学走出狭义的部门哲学的藩篱,真正成为内在于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的重要范式;

另一方面,这一结合有助于社会历史观摆脱宏观的和抽象的特征,成为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相结合、抽象和具体相融合、具有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的社会历史理论。

一、关于现行社会历史理论的反思

对于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思考,一直是各种哲学流派的重大主题之一。不同社会历史观的争论涉及很多问题,例如,斯宾格勒曾提出研究历史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是否有某种形而上的结构或意义;二是历史是否有统一的进程和必然的阶段。^① 雅斯贝斯则把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概括为:“历史来自何处? 历史通往何方? 历史是指什么?”^② 此外,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目的、道路、规律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我看来,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关于历史发展或历史运动的自由和决定论问题,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进程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规律和必然性;二是如果存在,那么历史规律的具体存在方式和活动机制与自然规律相比,有什么独特的规定性,或者这些规律的功能是如何发挥的或实现的,人的自由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如何。

我这里所说的“现行社会历史理论”,无疑主要是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理解,而且,不是一般地指涉唯物史观,而是指涉当代语境中,特别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我以为,我们通常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主要侧重于在宏观上笼统地回答历史进程是否存在规律的问题,而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独特性缺乏深刻的和足够的思考,结果是我们在一般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历史规律的内在丰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关于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即历史的进程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规律的问题,

^① 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齐世荣、田农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页。

^②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在坚持唯物史观的人们当中,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众所周知,人类关于外部自然的客观性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而对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规律和必然性的承认和揭示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这同人类社会历史的活动方式即人特有的实践活动方式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明确肯定“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①。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曾做了一个总结性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唯物史观的确立对于人类的历史认识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一方面把历史奠定在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强调人类历史服从于内在的规律。

然而,可以发现,在唯物史观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理解是存在着一些混乱和问题的。一方面,虽然唯物史观在它的创始人那里实际上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这一学说时,为了抵御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比较多地强调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和政治等宏观要素,而对文化等因素的探讨不是很多;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阐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越来越受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思想的影响,逐步把唯物史观变成一种关于经济因素的绝对优先性的线性的、绝对的历史决定论,并把历史观的争论简化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争论。这样一来,唯物史观常常被简化为一种忽略历史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内涵、关于人类历史运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的必然性的抽象理论体系。结果,在“自然科学化”的社会历史理论中,抽象的宏观的历史观呈现出否定人的自由、选择性和创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性的问题。下面对此问题略加展开。

实际上,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决定论(Determinism)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范畴。一般说来,决定论的含义并不复杂,就是一种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的理论。然而,无论这种理论落到自然领域还是社会历史领域,问题都不那么简单。例如,在自然科学中实际上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决定论,一种是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严格决定论,也称物理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它否认偶然性,只承认必然性,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力学现象,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认为整个自然过程可运用力学原理来诠释;另一种是概率决定论:随着19世纪后期概率论在统计热力学等实证科学中开始得到普遍应用,或然性的观念逐渐兴起,一种不同于严格决定论的理论开始形成,一般被称为统计决定论或概率决定论,甚至被视为一种非决定论。

在社会历史领域,决定论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科学中的决定论思想的引申,主要强调物质世界存在着客观普遍性、因果性、规律性和必然性。这种决定论被称为历史决定论,是指历史进程受历史因果性、历史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决定。人们所称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指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规律和因果必然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可以争论的,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思想具体化,就会发现,在历史决定论的范畴下,实际上包含着差异颇大的不同理解,对此必须具体分析。例如,一种观点在谈论历史决定论时,无非是强调人的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各种客观的、外在的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在人的历史活动中存在着基本的发展趋势,一些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西;而最彻底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乃是试图在影响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各种因素中找到一种最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强调这一基本因素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负责,构成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力量,推动其必然朝着特定的历史目标前进。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经济决定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就曾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

可以发现,当历史决定论走到极端时,就变为一种彻底否认人的自由和创